

在这立秋的时日

□李天斌



立秋的晚上,人在院子里小坐,觉得风变得凉了起来。再一会儿,一阵雨点从远山飘过来,落在院子里,又往前推过去,看不见了。大约过了半小时,雨点又按着刚才的轨迹走了一次,尔后又寻不着踪影了,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仙来之气。倒是留在院子里的凉意,比刚才又厚了一层。

立秋第二日,从青龙山、博多岭、大屯、小屯,一直到月亮山,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发现其山顶都罩上了雾气。我知道这是秋日里的“白露”生起来了。这让我再一次感叹。春夏之时,节气的脚步总觉得有些缓慢,可是到立秋就不同了,几乎是时间一到,季节中的物象就纷沓而来,还有些让人措手不及。

又如落叶。早起步行到坝陵大道,就发现有香樟树的叶子落了下来,虽然还不是很多,可是每隔三五步,就会有一枚或是两枚叶子落在地上。抬头往树上看去,也还有一些树叶正在变黄,并随时就要落下来的样子。于是终于确信,到了秋季,一切都是迅速,一切都改变于瞬间。

忍不住就想起了一些关于立秋的诗句,比如唐人孔绍安《落叶》:“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又如唐人刘言史《立秋》:“兹晨戒流火,商飙早已惊。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再如唐人李益的《立秋》:“万事销身外,生涯在镜中。惟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说的都是凋零有时,惜别有时。立秋一开始,所有的人物象与情思,就变得脆弱起来,似乎人世的一切落在上面,便都有了落寞的哀愁。那哀愁,就像秋风中的落叶,先是一叶惊落,接着就是铺天盖地而来,一直要将你淹没。

蝉声又起。只是此时的蝉声不再连贯,还没起好头,便潦草地落了下去。或可说它们知道自己时日无多,那一两声嘶嘶断断的声音勉强发出来,不过是对这尘世最后的留恋而已。抬头寻蝉声而去,发现暮色正一点点地落下来,一条通往远山的路,于暮色中若明若暗。一种人在旅途的落寞,霎时间在

心底涌起。夜里回家,万籁俱寂,蛩蛩的鸣叫声一下子从草丛间凸显出来。可也仅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只觉得有一阵阵的律动,在那草丛间荡漾,至于正在琴弦上弹奏的那双手,却始终秘而不示。仔细倾听,觉得那声音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像一种落下来的天籁,一直以湿润的姿势,往你的身子还有心底漫流进去,让你觉得人世的温馨美妙;一方面又因那声音总是携带了萧瑟的气息,所以总给予人惶惑,正是情不知所起,又不知落向何处,总之那声音,在前面的物象基础上,将一份立秋的愁思着着实实地往前推了一步。

一只蟋蟀,也在此时潜入我的房间。《诗经·邶风·七月》里有对蟋蟀的记录:“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不必考证古时与今时关于农历记时的差异,但可以确信蟋蟀这只虫子的生活轨迹千古不变。所以当一只蟋蟀在我房间里不断地啼啼鸣鸣时,我竟然就有些激动。虽然时移事易,可是我仿佛就触摸到了一些旧人旧事,并有着绵绵不尽的温情涌动不息。可我究竟想起了什么呢?仔细搜寻,似乎又有什么也没有想起。一只蟋蟀的声音,在有些分明的同时,更是模糊的,就像那些过往的岁月,此时,你所触摸到的,仅仅是心底的某种念想,也仅仅是一点念想而已。

不过,我还是再要再说一只蟋蟀。立秋之日,一只蟋蟀,它还是时间与季节的代名词。《诗经·唐风·蟋蟀》有云:“蟋蟀在堂,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一年快要完。今我不乐,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时光去不返。”时光落在一只蟋蟀的身上,是一声声催促,更是一声声叹息。可我村的人们不懂《诗经》,他们看蟋蟀,彻底地跟时间与季节无关,只觉得这一只蟋蟀充满了神性与巫味,一只只潜入堂屋的蟋蟀,或许是来跟主人报喜,也或许是来报忧,尤其是有人出门在外的,则总是因为一只蟋蟀的叫声增添一份不安,并总要对它祈祷在外的人平安顺意。想想也真是接地气,虽然没道理,可是

在那日子之中,一只蟋蟀,分明便是村人生活与情感的一部分。那么草木呢?在这立秋的时日,草木们又会是怎样的情态?

《管子》曰:“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万物从繁茂成长趋向萧索成熟。”果真如此说,当我终于走出屋子,却发现一是所有稻子已经结穗,二是大部分玉米已经黄亮,很快就可以摘收。也有一些早熟了的玉米已经摘收,剩下那些豆蔓和南瓜藤,正开着细黄色的花朵,也还有豆秆和瓜果继续生长出来。一两个农人就劳作在那地里,农人也必定是村里的老人,一方面勾起对往昔时光的怀念,一方面又让人觉得时光的握不住,并且很快就要从指缝间流走了。

玉米地过去,便又来到了河流上。这一段河流,处于整条河流的中段。河流这边是旧时的村子,河流那边是新村子的安置地。一条河流,仿佛时间的某只手,从中间轻轻一划,就将一个村子的时间分成了两半。

扒开河岸上的草木往里走,初极狭,且极堵,往前数十步之后,缠绕在身上的草木却已尽除,出现了一片开阔地,看得出有水田的影子,只是没有稻花,估计是先想种稻子但后来放弃了。却有一池荷花开得正好。觉得有些意外。对于荷花,我总是心有波澜。总觉得荷花与世,始终有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如:“菱花已凋,既莲掘藕。”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又如“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等等。一朵荷花,始终与人不离不弃,既是自然风景的同时,更是人世山河的写照。而我看荷,亦不止一次。远的不说,单说说最近一次。今年夏日之前,我有缘途经一古宅,其院子里有小桥流水,有池塘,池塘里有荷,但种荷的人早已经远去,唯有荷,依然留在原处。那一刻,我突然就觉得有些物是人非的沧桑。其意境跟眼前的这一池荷亦是殊途同归——我分明是通过一池荷,联想到那些逝去的时光了;而我终于明白,那些逝去的,不复再来的,那些始终的不堪,终究让人牵挂,让人无法释怀。

后退几步,就踩在了一块光滑的石头上。低头仔细一看,再扒开眼底的草丛,发现自这块石头起,还有其它石头一路铺排而下。而这些石头一下子转换成曾经熟悉的场景——我是来到前村子的水井边了。以前水井很深,一路的石头往下至少铺了数十块,然而现在,我尽了最大努力和可能,亦只是看到了不过三五块,并且都被泥土和荒草覆住。先前清清爽爽的一潭井水,也被石头、泥土还有荒草树木填平。曾经村人到此担水的热闹,曾经给予村人的美好,再有村人后来对一口井的抛弃,所有的非恩怨,一切都被填平,只留下一份慌乱。好在那慌乱的景象中,却正盛开着一簇簇的野菊花。在一片慌乱的景象中,乍看都显得整齐有序,并且仿佛有光,正照耀并指引着眼前慌乱的秩序。

野菊花也算开得名正言顺。因为在我拥有的常识里,菊花与秋天,是最为匹配的两件事物。菊花虽然四季均能开花,可只有到了秋季,才会开得最为茂盛。并且在即将到来的九月,古人还雅称其为“菊月”,亦是到了菊花与秋天的核心关系。而我之所以喜欢菊花,则是缘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总觉得在一朵菊花之下,便是人生的闲适悠远,便是人与自然最为和睦的风景。再想想这忙忙碌碌的尘世,想想这尘世的一切烦恼,一朵菊花的真趣,便沿着那一枝一叶,仿佛清泉流过浊世,尽洗尘埃似的。如此再去看看眼前的这些野菊花,更觉得它们是不顾尘世一切烦恼的——虽然一切都是慌乱的,虽然尘世所给予它们的,均是孤独与寂寞,可是它们并不在意,就只盛开在自己的世界里,一颗心,只随自己的天地起落。如此再一次仔细注视它们的时候,心底竟然就有了一些暖意,总觉得即使在万物趋于萧瑟之时,亦还有安慰,甚至是希望。

而前面如唐人孔绍安、刘言史、李益以及我自己面对立秋的不振,乃至消解之类,其实大可不必。只要还有安慰,只要还有希望,这人世的底子,终究是可人的风景。

红旗水库

□刘厚丽

不知道你是否在很安静的时候,聆听过风吹水浪的声音。那声音轻轻的,沙沙的,仿佛穿越山海,从很远的天际而来,又仿佛原本就长在心里。

曾经,我常常在夜里聆听风吹水浪的声音。那时候,我们家住在与红旗水库相距不到1公里的地方。连接家与水库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泥巴小路,每天我们到红旗小学上学,红旗水库沿岸是必经之路。路的两边是庄稼地,得益于红旗水库的灌溉和滋养,这些地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总会长满绿油油的庄稼。

除了滋养庄稼,水库还是我们的乐园。因为当水波你追我赶向着堤岸奔来而时,岸边就会泛起薄薄浅黄色的泥沙,而惊喜总是夹杂在水草中。而我总要提前一小段时间出门,蹲在水库边上,扒开水草认真寻找那些整天吸引着我的心思的小玩意儿,有时是颜色和水草极为相近的小虾,有时是梭着身子看上去染了墨色的小鱼,运气好的话,能捡到身体呈菱形的五彩鱼。

每次看到这些小鱼虾,我就学着大人的样子,扯一根长长的水草,把水草从鱼的腮部穿到嘴里吊起来,再把这根水草拴到岸边的另一根水草上,让鱼虾浸在水里,放学的时候再来拿回家。然而大多数时候,等我放学回来,鱼虾早已无影无踪,不知是被它们的同伴营救了,还是被别人“截胡”了。

邻居二婶,一位布依族妇女,她常年身着绣工精致的民族服装,善于用浮漂系着一个设计巧妙的笼子,在笼子里放上鱼饵,每天傍晚用竹竿把笼子投进水库里,待到第二天再把笼子取上来,笼子里常常有活蹦乱跳的小鱼。于是每天早晨围着水库收一圈笼子,手中装鱼的篮子就满了,拿到集市上换钱,以供家用。

到了夏季丰水期,水与岸边齐平,微风拂来,波光粼粼,犹如撒了一地的碎银,引人遐思。顽皮的娃们好像天生自带游泳功能,无需教学,一头扎进水库,畅快打水仗、游泳、自由泳,你泼我一捧水,我击你一朵浪,嬉笑、怒骂混杂在一起,像乱哄哄的乐谱。

傍晚,附近的村民划着轮胎在水库里不紧不慢地撒网、收网,不时传来划水的桨拍打轮胎的声音,低沉而磨叽,虽缺乏节奏感,但至今回想起来却是极悦耳的。

但水库的最大功能不是供人玩乐,而是浇灌田地。它成一个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四周分布着农田旱地,所以水库的堤坝下游就修建了一条长长的沟渠,沟渠每隔30米就有一个出水口,出水口平时用一块可移动的石板关闭。只有在农田需要浇灌时,人们才会打开最近的出水口,接着再打开闸门,水流就沿着沟渠顺势而下,从出水口流到田里。

不靠近出水口的农田,就需要靠近出水口的人家协商“过水”,让水从靠近出水口的田里“借过”。遇到被“借过”的农田施肥了,“借方”就要在“过水”完成后,给“被借方”的稻田施肥,补给对方的损失。而记忆里那么多年来,大家“过水”都“过”得很愉快,不曾发生过争执。

水库左右两边的农田取水,相对于下游的农田取水就要困难得多,需要用一架长长的木质水车直接把水引到田里。而水车是一种很神奇的装置,它就像一道“机关重重”的绞花楼梯,阶梯之间有一条木质受力可活动的“链条”。把这楼梯倾斜地架在水库和农田之间,两个人拉着水库那头浸在水中的把手,快速顺时针转动把手,水就先恐后地顺着这楼梯一步步爬到了田里。

农田分布在水库左右两边的人家,在农田缺水时,就借助水车把水引上来,再“借过”到自己的田地里。至于这水车工作靠的是什么原理,至今我也没能弄个明白。

历经春雨贵如油之后,迎来了雨水充沛的夏季。大雨倾盆之际,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雨水不停地击打水面的声音,好似声声警告,再不把闸门关上,水很快就会漫过闸门,洗劫下游的庄稼。

水库没有管理员,我们家离水库近。曾记得在暴雨倾盆的天气里,父亲有几次想要迎着大雨去把水库的闸门关上,保全下游的庄稼。

面对暴雨和不停上涨的水位,母亲总是犹豫着劝阻父亲不要冒险。

雨势越来越大,最终,父亲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拿着工具,挽着裤腿出门

了,母亲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不停地从窗口向外张望,我也抬来小板凳坐着,透过玻璃往外看,却什么也看不见,窗外只有密密的雨帘和一片白茫茫的水汽。

待父亲回到家中,身上的衣衫早已湿透,正湿哒哒地滴着水,双腿沾满湿泥,手臂上和腿上还有擦伤的痕迹。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热水端给父亲清洗身体,再换上干净的衣服。

后来,村里人到市里买回了抽水机和塑料水管。水库下游离出水口远的村民就用稀泥把出水口筑成一个水龙头的形状,然后把塑料水管接在出水口上,直接把水引到田里,无需“过水”,省去不少麻烦。而水库上游的村民,譬如我家,父亲和母亲总是在我们睡得昏昏沉沉的时候就起床,拿着一把需要调节很久才能对准光圈的手电筒照亮,把抽水机抬到水岸边,连接上头一天摆好的从水库延伸到庄稼地里的水管。然后只要抽水机“突突突”的响起来,过不了几分钟,水就流到了刚长出幼苗的庄稼地,幼苗们渴极了,“咕嘟咕嘟”地喝了个痛快。

月有阴晴圆缺,水有潮起潮落。水库到枯水时节,为了生计,我们把水库里的水全部抽到稻田旱地里,水库渐渐干涸,河坝就露出来了,在春风的吹拂下,三五天里河坝就长满了青青的野草。草地上散落着蓝色、白色和粉色的小花,偶尔可见几棵野菜,像极了了一幅精心布置的油画。这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总是无忧无虑地在草地上打滚,奔跑,欢呼,直到大人唤我们回家吃饭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随着水库水位的不断下降,水库露出了自己的心脏和血管,那是一口方形的水井和一条浅浅的沟沟。水井里的水清澈见底,爱水的村民们,便用巨大的方形石块将水井围成一个长方形。像保护自己的眼珠子一样。而担着水桶到这里来挑水的村民,有时还会把水井里里外外清理一遍,待水清亮后,就可以看见水井的泉眼、井底的泥壳,并水中自在游荡的小鱼。

距水井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不规则圆形水潭,水流被借水的村民用各种形状的石头堆砌围拢,成了一个洗衣晾衣的场所,姑娘们便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这里洗衣服,一边洗一边漫无目的地闲聊趣事,不时将银铃般的笑声洒落在潭水附近。

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红旗水库凭借有利的地理位置被列为旅游景点进行重塑,一时间,水库周边变成了草坪、绿化带、栈道、广场,还添置了健身、娱乐、划船等配套设施。红旗水库,被打造成了一个休闲主题公园,成了人们跑步、打太极、练剑、跳舞和拍婚纱照的场所。

水库四周还铺设了富有情调的石板路和木质栈道,安装了雕花石板围栏和木栅栏,放置了休息座椅,点亮了照明路灯,照亮了水库周围村寨的明天。周边村民开起了农家乐和生活超市,也开起了新生活,新气象。而我们家的老房子,也变成了宽敞通透的水泥平房,通往水库的路也早已硬化拓宽,每次去看母亲都比以往方便许多。

记得旅发大会那天,水库人山人海,游客摩肩接踵,人声鼎沸。而身处热闹中的我心中不免升起浅浅的忧郁。因为如果父亲还健在,看到从小伴他长大的水库有了此番变化,他一定会很高兴。

可惜,这只是如果。不过还有母亲,她可以替父亲看红旗水库。而母亲也确实喜欢现在的水库,凡空闲之余,她总是跟她的几个老姐妹相约到水库上去散步。至于家里来了远方的客人,母亲也喜欢陪着客人去水库边走走看看,俨然把水库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乐此不疲地介绍着水库的今昔。

如今的水库,不再有枯水期,不再有青草覆地的河坝,不再看得见青苔附着的木井,而那些围潭洗衣的少女,也都已长大嫁人。至于邻居二婶当年用来“钓鱼”的笼子、挑水的水桶、撒向水中的网,神秘的水车,此刻都已成为儿孙们在水库边上拍“抖音”的道具。每到节假日,我们都喜欢把孩子送到母亲那里,让孩子们到水库边追蝴蝶,看蜜蜂,吹蒲公英,捡树叶,听鸟鸣,看落日,堆雪人,打雪仗。而我,总喜欢沿着水库四处走走看看,让水面上的风拂在脸上和手上,清幽而又凉爽。到了夜晚,我仍然喜欢听水浪的声音,轻轻的,沙沙的,仿佛长在了心里……



在21°C的安顺感受360度的人生

□罗心祺

夏季,你如果问我哪里,能度过一个清凉且惬意的假日。

我会说:“安顺”。这里虽没有北上广的繁华,也没有丽江大理的名气,却有属于他的惬意人生。来这里,可以让您忘却工作和生活中的琐碎,洗涤心灵,重新出发。

初入安顺,最直观的感受是温度,夏季平均21°C的气温,让原本燥热的身体一瞬间变得清凉起来,心情也跟着好起来。

您可以先寻一处环境清幽的地方安顿下来,这几年,伴随着安顺的避暑度假热,应运而生了许多如诗如画的民宿,如:坐落在坝陵河桥边能眺望到云海的金光洞,位于石关景区内由一个传统古村落改造而成的匠庐·村院,以及推开木门就能看到稻田的诺沃之野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经济一点也可以选择安顺市区的城市酒店或到周边小镇选择一户农家小院,也是非常惬意的。

放下行囊,您可以慢慢去感受属于这座小城独有的风光与情怀。

这里有闻名遐迩的“黄果树瀑布”,是书中记载的世界第三、亚洲第一大瀑布,也是西游记里孙悟空的花果山水帘洞。黄果树景区分为黄果树大瀑布景区、天星桥景区和陡坡塘景区,每个景区都各有特色。遇丰水期时,“不临其境,先闻其声”,在两三里外便能听到大瀑布雷鸣般的响声,瀑布飞溅能飞洒到100多米高的黄果树街上。枯水期时,河水仍然分成4支,铺展在整个岩壁上,不失其“阔而大”的气势。遇上晴天,瀑布上空悬挂的七彩彩虹,与壮观的大瀑布遥相呼应,



白泥寨 □舒梅 摄

形成了一幅唯美的山水画卷,这是在城里见不到的独特景观。

除了黄果树瀑布,这里还有古代神话传说中东海龙王居住的海底宫殿,水晶宫,又名“龙宫”。龙宫风景区是以暗河溶洞洞为主称奇,并集旱溶洞、峡谷、瀑布、峰林、绝壁、溪河、石林等多种喀斯特地质地貌景观为一体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这里有全国最长最美的水溶洞,全国最大的洞穴佛寺,全国最大的洞中瀑布,全世界最低的天然辐射剂量率,全世界最多最为集中的水旱溶洞等高品质旅游资源。

除此之外,这座小城的周边还散落着许许多多大自然馈赠的奇美山水,等您来领略。如:有奇特景观“金光穿洞”之名的格凸河景区,有天然大氧吧之称的九龙岗公园,有国内最长的峡谷花江大峡谷……

除了山水,这里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

六百年前,朱元璋为了巩固西南地带的稳定,派30万大军南征并就地屯兵,随着时代的变迁,慢慢形成了具有“明代历史活化石”之称的屯堡文化。您可以带上相机,也可以带上画笔,如果都没有,您可以带上您美丽的眼睛,缓缓走进云峰八寨(由云山屯、本寨、雷屯、小山寨等八个屯堡村寨组成,它是明初征南大军屯驻的核心区)。

初进寨门,您会发现,来来往往的屯堡妇女们皆穿着一身宽衣大袖,石开襟长袍,宝蓝色的,开襟上绣着杂色的滚边。长袍外面又穿着较短的码裙,腰间系着色彩斑斓的丝绸腰带,腰带在身后结着坠子,微风拂过,飘逸翻飞,极有韵味。您可以鼓起勇气,去和她们拍上一张美丽的照片,留下您在

屯堡的足迹。

如逢重大节日,您还可以亲眼目睹屯堡地戏的精彩。《续修安顺府志》曾记载:“跳神者首蒙青巾,腰围战裙,戴假面于额前,手执戈矛刀戟之属,随口而唱,应声而舞。”演绎着金戈铁马的征战故事,颇具风味。现在会唱地戏的人是少之又少了,作为老安顺人,我都是小的时候见过的了。

走累了,您可以随便找一家屯堡人家餐馆坐下来,点上几个小菜,如:辣子鸡、酸辣炒豆腐干、折耳根炒腊肉、四季豆煮小瓜,再配上屯堡人家独有的霉豆腐沾水,简直是人间美味。

除了屯堡文化,安顺的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有著名的王若飞故居、黄齐生故居、红崖天书、亚鲁王史诗等您来参观。

夜幕降临,安顺人的夜生活便开始了,您可以到小十字、历史文化街区、好吃街走一走,去寻觅各种特色小吃。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是各类有情调的餐馆和饮品店,环境清幽,味道也不错;小十字这边主要是过街串,100元可以让您吃到撑,小锅凉粉、丝娃娃、裹卷、荞凉粉、豆腐圆子、冰粉冰浆都是特色,这条街也是安顺晚上最热闹的地段;小吃街则比较集中,留一手烤鱼、好心情烙锅都是安顺知名老店了。

饭后,您可以选择到虹山湖公园、娄湖公园,吹吹湖风、跳跳广场舞,看看夜景……

亦或是约上三五好友到历史文化街区、清水湾酒吧街,或是虹山公园旁,随便找一家小酒吧坐下来,点几瓶冰镇的啤酒,再配上各种小吃,聊聊天、听听歌、喝喝酒,一天的疲惫都没了。